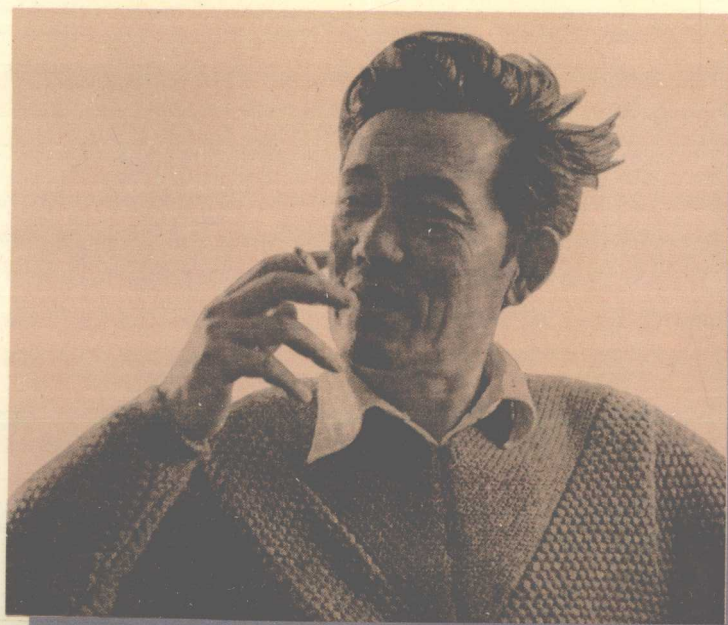


周 · 克 · 芹 · 传



周克芹传

周克芹传

邓仪中 著 重庆出版社

邓仪中著

周克芹传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陈 琨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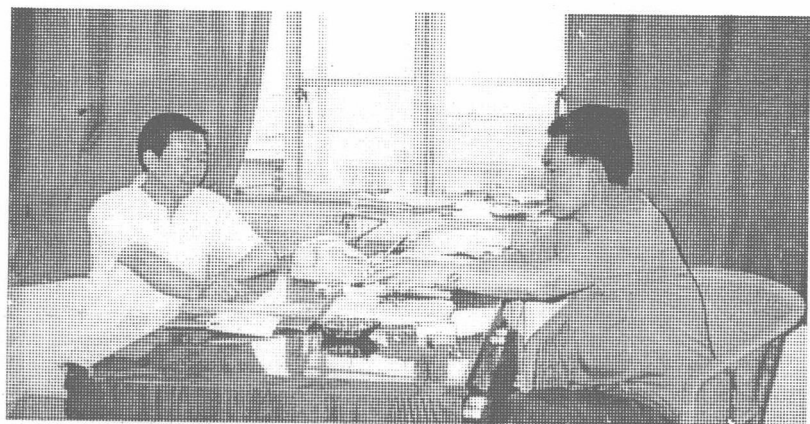
邓仪中 著
周克芹 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插页5 字数221千
1996年3月第一版 199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 7-5366-3384-X/I·617

定价: 14.55元



周克芹（右）与本书作者邓仪中（左）在商谈工作

作者简介

邓仪中，四川省三台县人，1937年生。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以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参与创办《青年作家》文学月刊，任副主编、主编。现为《四川文学》杂志主编、编审。业余写作文学评论，在全国性和地方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著有《十二诗人之路》（与人合著）、《沙汀评传》，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容提要

本书翔实地记述了周克芹从普通农民到著名作家的成长过程及其重要的创作活动，记述了一大批知名作家在指导文学运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的劳绩，记述了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冲破“四人帮”的禁锢所取得的新进展，探讨了作家从生活感受到文学作品的某些创作规律，反映了我国自解放前夕至九十年代初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进步。

目 录

第一章	石桥情	(1)
第二章	沙河春寒	(21)
第三章	直面人生	(49)
第四章	开拓未来	(77)
第五章	情寄四姑娘	(106)
第六章	欣喜许茂热	(140)
第七章	再度辉煌	(172)
第八章	又谱华章	(199)
第九章	金秋之憾	(219)
第十章	凤还溪	(247)

第一章

石桥情

我是个性情孤僻的孩子，没有什么同龄的小友，大人们都嫌我太阴沉，不活泼，不讨人喜欢。我逐渐养成了爱沉思的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

——摘自周克芹自传

公元 1936 年 10 月 28 日，农历丙子年九月十三日。

村鸡报晓时分。

四川省简阳县石桥镇外邓家湾彭家磨房的一间小屋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

熬过了通宵的沉闷，眼下是满屋的喜气，桐油灯芯结出两瓣鲜红的灯花。

帮助接生的三姨婶，兴奋地告诉产妇：秀清，恭喜你，生了一个接香火的男娃儿！

产妇曾秀清的圆脸上堆起了笑容，先前的痛苦和疲惫一扫而光了。

婴儿的祖母，就着橙色的灯光，端详着婴儿嫩红的脸，高兴得合不拢嘴。

祖母说：“我这个小孙子来得好啊，正是鸡叫的时辰。”

她回头向门口喊了声：“金藩，金藩！金藩回来没有？”

门虚掩着。门外没有人应。

金藩是在石桥镇上当学徒，天不亮就去了店铺，祖母叫他弟弟贵藩去叫哥哥，已经好一阵了，应该回来了。

祖母正要出门去看，门吱呀一声，一个年轻人推开门，气喘吁吁地快步走到灯影下来。

他约莫二十岁光景。脸型同婴儿一模一样：天庭饱满，面颊略长，鼻梁正直，下巴端庄。他就是婴儿的父亲。

祖母叫他看是生了一个男孩，给孩子取一个好的名字。

金藩嘿嘿嘿地笑。是那种年轻人第一次做父亲的幸福的傻笑。

他看着儿子粉嫩的脸，又看着妻子苍白的脸。

“名字，我预先就取了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是个男的，就叫——”他转脸对着婴儿的祖母说：就叫“周克勤吧！克，是班辈，宗谱上排定的班辈：荣、华、新、联、建，兴、树、藩、克、昌，这一辈该是克字辈；勤，是勤劳、勤恳、勤俭的勤，勤能补拙，一勤天下无难事。克勤，就是克勤克俭。”

祖母很满意地听他解释。她觉得，她这个儿子不枉读了三年私塾。

周克勤，也就是后来的周克芹。

后来的改名，纯系一位编辑的即兴而为。当时，周克勤看见美术电影银幕上和一个音乐刊物上，有一个同名作者，恰好他有一篇小说要在《四川文艺》上发表，就请编辑元工改署个笔名。元工信手拈来，说：

“把勤改为芹，怎么样？”

周克勤不假思索地说：“听元工老师的！”

周克芹就这样出现了。

有评论作者说“克芹者，含有作家赶超曹雪芹之意也，……”这自然是一种杜撰。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庶人将昌，必有良子。周家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岂不兴高采烈，岂不喜庆一番？

可是这家人仅仅高兴了一阵子。

这时候，周家正悲喜交集。屋这边，新生命出世，呱呱之声喜盈于耳；屋那边，金藩的父亲病体沉重，喑哑的咳嗽声令人揪心。

这天早晨，金藩给孩子取了名，就随同母亲到那边屋里去了。

昏暗的灯光，罩着惨淡的晕圈。蜷缩着的父亲，形容枯槁，面色蜡黄。

母亲和金藩向病人报告了那边的喜讯。

接着，母亲就向父亲说着安慰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话，听来已觉得十分空洞的话。

随后，就陷入了沉默，陷入了麻木。

几个月来，母亲为给父亲治病，操碎了心。金藩为给父亲捡药，疲于奔命。父亲的病势不见好转，反而一天天沉重。这几天，金藩还在为借钱购置棺材四处奔波。

父亲是肺结核晚期。在“谈瘵色变”的那些年，父亲的病是一种恐怖的阴影，蒙在全家人心上。

后来克芹在回忆他出生时的情形曾经说：

我显然来得不是时候，爷爷病势垂危，年仅二十岁的父亲正在为准备老人的后事而四处借贷，仅仅为的是凑够一笔用以购买棺材的钱。贫穷愁苦使全家陷入悲痛和麻木之中。只有我的母亲私下里暗自有一丝快乐。她那时很年轻，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年轻的母亲对未来，对孩子总是充满着希望的。她的身体极好，奶水很足，使我在那样的不幸的日月里活了下来。

这周姓人家，生活也曾有过转机，这时重又陷入困境。

金藩的父亲，克芹的祖父名叫周树铭，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他早年还能凭一点力气，当雇工、抬滑杆，养活自己。后来

身体衰败，就勉强过着早不虑夕，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祖母改嫁过来以后，他才算有了依靠。

祖母名叫吴太明。她粗识一些字，精明能干，不仅能操持家务、养儿育女，还有兴家立业的志向。

她眼见石桥镇商业的兴旺，敏感到商品流通价值高于农业产值，产生了经商致富的浓厚意识。

湾里人说：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

她却说：生意买卖大红花，花开十里香万家。

她有四个儿子。老四周富藩过继给了亲戚，于十岁时病歿。老大周金藩，老二周银藩，老三周贵藩，都先后送进私塾念了两、三年书，都叫去当学徒和学做生意。

开初，她亲自带着金藩、银藩，沿沱江贩运红甘蔗。石桥镇逢场天，沿街摆设甘蔗摊。

她用一种劈甘蔗的技艺招徕顾客。即将甘蔗竖立，于转瞬间拿刀绕上一圈，迅即对半劈开。这种精彩的表演，往往引起围观，赢得喝彩。

她教金藩、银藩学着做。金藩总是劈个空，或者只劈下一块皮。一时性急，猛地里将左脚背劈得鲜血直流。

祖母并没有心软。她向一户人家要来一把香灰，撒在伤口上，又叫金藩继续举起劈刀。

金藩令人哗笑的表现，引起围观者积极地参与。祖母更加高兴。

稍后，祖母就将金藩、银藩一个个送到镇上的店铺里当学徒工，学做生意。

祖母手里有了一点钱，拿定主意，退了租佃的田地，顶下了彭姓人家的磨房，经营起粮食加工和买卖。

这彭家磨房，除两间住房，还有两间磨粉、挂面的作坊，两间铺面，生产、经营的规模在石桥镇外的这一带，还算数一数二。

可是好景不长，祖父生病了。祖父当年推车抬轿染上的恶习

也旧病复发了。他偷偷地赌博，偷偷地抽上了大烟。

人往往会欲败度、纵败礼。祖父变得可怕的怪癖，可怕的粗野，可怕的骄横。

有时，他忽然兴起，也会满有兴致地叫祖母、叫克勤的母亲把克勤抱给他看，一转眼，听见克勤啼哭，就会把克勤的母亲骂个狗血淋头。

克勤爱白日酣睡、晚上啼哭，他就会恶狠狠地咒骂克勤的父母：“你们在‘整他’，你们都该死！”

祖母有什么办法呢？她无法救治他身心的“痼病”。祖父一蹶不振，一病不起。

周氏原籍广东省嘉应州珊瑚村。是在清朝嘉靖年间，随移民大潮，迁徙入川的。当时的周氏二世祖妣，被后辈尊称为柯太婆的，年仅三十丧夫，受尽乡邻欺凌，眼见一户户贫苦人家，迁往四川另寻活路。她便携带丈夫的骨灰，拖着三个儿女，爬山涉水，来到四川。由于来得迟了些，川西坝子能见缝插针的地方，都已占光，只得到成都东北凤凰山丘陵地带落脚。以后迁居到了简阳县养马区朝阳庙乡余家埝，世代繁衍，瓜蔓绵延，到祖父这一辈，按照祖母向成都靠近的主张，经介绍租地，迁至石桥镇乡下。由于祖母能干，家业日兴，生活有了转机。祖父母辈份的人，还保持着满口的广东腔。他们在一起时，常常改用当地人称的“土广东话”交谈。克勤这一辈的人，只能当作“外语”。

例如，祖母问：“尼期麻格？”

幼小的克勤，以为是说骑马什么的。

祖母笑着说：“这是说你吃饭没有？”

祖母见有客来，对小克勤说：“界一本书！”

小克勤眨眼看着柜上的《三字经》，不知该拿还是不该拿。

祖母说：“这是叫你给他一本书。”

克勤出生，正是周家家境困难的年月。

过了两个月，祖父已瘦得像一具骷髅。接连两天下午，在发

烧得糊里糊涂之际，用嘶哑的声音叫秀清端茶送水，说有客人上门。秀清认为这是死前的预兆，抱起小克勤躲到门外的桥头上，半天半天地坐着不敢回家。

果然，过了两天后，祖父便去世了。全家人八方借贷，发丧受吊，成服举哀，出殡安葬。

由于债台高筑，不得不转让磨房设备，把磨房退还给彭家，筹集一笔钱，偿还债务。

剩下一点钱，用来租了几亩田地。照祖母的主意，还是先保住有口饭吃。

克勤刚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简阳县流行天花。

看看流行高峰已过去，谁知邓家湾有小孩感染上了，小克勤也染上了。

这是祖母早年见过的一种恶性天花，叫做“天行痘子”。民间的说法是：天行痘子，九死一生，不死面麻，麻脸终身。

祖母、母亲、父亲急得团团转。

特别是母亲，眼看一个长得“泡酥酥”的儿子，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头颈四肢长满了水疱，心疼得偷偷地落泪。

她通宵达旦地用草纸沾着烧后冷却的酒汁轻轻地浸润、擦洗水疱。有多少个水疱，就浸洗多少次。浸洗完一遍，稍歇后又浸洗一遍。如是连续三天三夜，至少也浸洗有七八千次。三天三夜，她没有合眼。

可以说“天道以爱人为心”吧，这慈母殷殷之情，终于感动了上帝，征服了可怕的天花，小克勤的生命保住了。母亲只有一丝遗憾：小克勤鼻梁两旁，留有细看可见的几颗淡淡的斑痕。

远乡近邻不时传来麻疹死亡的消息，小克勤却下地学走路了。读过私塾的周金藩，逢人便讲：我家儿娃，大难不死，必有后禄。

小克勤患病期间，祖母天天殷勤烧香。她还是那句老话：我家孙子，是鸡叫时来到世间的！

祖母常说小孙子是鸡叫时降生的，除了说小孙子命大外，还怀着一种希望：从此带来好运。

果然，邓家湾的这户人家，很快时来运转。

祖母和母亲守着那一片薄田，一直让金藩三兄弟在镇上当学徒、做生意。克勤两岁那年，金藩满师，由一个小伙计擢升为管帐先生。

他所在的商号是一家糖栈。老板父子，加上一个帮工共四人。因为生意兴隆，金藩经管帐项细心，老板很顺心，给他的待遇特别优厚。

克勤六岁时，金藩有了一笔资金，由祖母出面，征得老板同意，从商号里拉出来，与一个经商好手联合，租了铺面，张灯结彩成立了“云龙糖栈”。金藩又由管帐先生一跃而为小店的掌柜老板。

“云龙糖栈”生意红火，每月进项可观，周家的日子兴旺。

常言说：家和日子旺。也有许多情形是：日子兴旺，家庭和顺。这些时日，周家有吃有穿，家庭也格外和睦。

小小克勤，不仅受到母亲溺爱，祖母宠爱，父亲慈爱，还得到叔叔们的喜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祖母首创首倡吧，都亲昵地唤他做“九九”、“九华”。

说的说他是九月生的，所以带个“九”字。

说的说他生的时日，时令是“夏九九”，所以叫“九九”。

说的说是联想到九华宫的神话故事，所以叫“九华”。

不管怎么说，这个乳名，含有亲切，带着吉祥。

“九”，从来是讨人喜欢的数字。“九华”——“九华帐里梦魂惊”，九华又是华贵、艳丽的形容。

九九能跑能跳的时候，和湾里的孩子们一样，活跃在磨房里，奔跑在桥头上，贪恋在树荫下，攀援在地埂边。

他同童年的伙伴们捉迷藏，跳石块，采野果，拾落花，摆客

客，过家家，赶得鸭子呱呱叫，学着老牛哞哞吼。

可是，他被家人溺爱的网束缚得太紧了，渐渐地，有些拘谨，有些胆小，有些女孩子气。

他从不敢像男孩那样摇落成熟的桃李，上树掏走巢里的鸟蛋，摸夜看大人们用火把诱捕黄鳝。

有一天，他在家中熟睡，醒来时不见屋里有人。叫母亲，母亲不在。唤祖母，祖母不应。他猛然觉得失去了依靠，遭到了遗弃，哇哇哭叫，奔出门去唤母亲、喊祖母。

母亲抱起孩子，心都碎了。

以后，九九总爱在一觉醒来，又哭又喊。

祖母说怕是惊了魂。央求人为九九喊了魂、招了魂。

童年的这个生活细节、曾使周克芹永生不忘。

有时在回乡的路上，在去别的村道上，他都曾一再想起这一幕。

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有一则日记：

4月17日，与延明一道回乡下去。路上听说母亲病了，到时却大门紧锁，人说上坡割猪草去了。便去找。过一田埂时，突然又冒出一个依稀的记忆：儿时，一觉醒来，忽然见家中无人，母亲不在，祖母不在，顿然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便哭着奔出门到田野里去找母亲，……

九九快七岁那年，家里按照祖母的意见，由父亲在石桥镇租了街房，退了佃种的薄田，迁到了镇上住家。

九九心目中，从邓家湾彭家磨房到石桥镇好远好远。

事实上，走过一带田埂，爬上一道土坡，穿过牛市坝就到了。

石桥镇因有双凤、回龙石桥，形成集镇时以桥取名。早在乾隆年间，就通称石桥镇了。

它位于早年就已通车的成渝公路上，在水深流缓的沱江岸边。走陆路往上64公里就到了四川省省会成都，往下通达资中、资阳、内江以至重庆。走水路，更是畅通资中资阳等十多个县乡

城镇。它又是成都到川中乐至、遂宁的通衢。

小小石桥镇，由于交通方便，又是川盐的集中产地之一，所以发展成为毗邻几个县乡的糖、烟、酒、盐、油、棉、山货的重要吐纳地，工商业兴盛发达。

全镇有两千多户，工商户就有 1000 多家。其中座商有 700 多家，较大的行业近 30 个，尤以糖、烟、盐、酒、油、棉、米、山货八种行业的规模最大，号称“八大帮”。与工商业繁荣的同时，金融业也发展起来。先后有十多家银行、钱庄在这里开设了分支行号。

那些年，石桥小镇，镇内商贾云集，沿江帆樯林立，成为简阳县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被称为川中四大集镇之一。

“云龙糖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到周家迁居镇上时，糖栈已邀集了十多家股东，营业额逐渐扩大。稍后，银藩在成都经商打开局面，又与银藩联手，把生意扩展到了成都。“云龙”，“云龙”，一时成为云中之龙。

周家先租后买三间街房。地点在上牌坊的一家纸钱铺后面。祖母看中这个后院，说是方位好。

祖母见儿子一个个成材，自是满心欢喜。她再也不操心家业了，开始坐享清福。每日烧香拜佛，祈祷观音菩萨，保佑生意兴隆，保佑全家安康，保佑九九少病少灾。

母亲在生克勤之后，接连给克勤添了三个弟妹：克蓉、克俭、克芳。她只得忙于养儿育女，忙于烧茶煮饭。

父亲最是忙碌。他成天在糖栈里，有时深夜才回家。

父亲晚归时，祖母、母亲就鼓励九九去接父亲。

糖栈在半边街。从上牌坊到半边街，似乎要走好久好久。经过的石桥，不知好长好长。沿途有灯红酒绿，也有阴森恐怖。有茶肆的纵声谈笑，也有烟馆的乌烟瘴气。有店铺殷勤的倦眼，也有妓女的依门卖笑。还有猫的追逐，鼠的奔突，惊起的狗的狂狷。

九九先是怕黑暗，怕狗咬，怕桥长。后来代之以好奇。好奇

地看酒店的猜拳行令，看妓女的追赶男客，看狗的撒欢交尾，看猫的敏捷闪跃。好奇是灵智开窍的象征。好奇心萌生，足可判断一个孩子不是低能。

九九是一次次地到半边街去了。谁知父亲的心并不像诱人的糖。糖栈里只见糖袋，却并不见父亲叫他吃糖。

糖栈的孩子吃糖，还得祖母掏钱去买。

九九的心倒还甜。他买了糖果，总要拿些给他的母亲。

在白天，九九是自由自在的。他爱用好奇的眼睛，张望街景，趣看铺面。

他最神往的是纸钱铺的劳作。

铺面沿墙放着五只很重的木头墩。每只木墩都有很亮很亮的铁砧。五个工人各自左手执铁砧，右手拿木槌，乒乒乓乓地用木槌敲打铁砧，将木墩铁砧上的一叠叠草纸，钻出一排排小孔，……

这就是钱纸。工人们说，把纸钱烧了，就是阴间的钱币。人死时都要带上这种钱币作为去阴间过关行贿之用，作为必须的生活费。除此以外，人们进香还愿，朝山拜佛，逢年过节祭祀祖先，初一十五问候天神，以及生期满月，红白喜事，甚至赌咒发誓等等，都得烧些纸钱，以供阴间的神、人、鬼用。

纸钱铺生意很好。造币生产繁忙。工人们成天工作，经常汗流浹背，不见欢声笑语，只有满屋槌声。

纸钱铺的蔡老板坐在高高的柜台上，总是一脸的黑云。他好像是在看着街面，又像是死盯着工人。九九每次向工人要过木槌，学着猛力地舞槌，就都被蔡老板看见了。随之而来就是钉子似的眼光。

迁居石桥镇不久，九九就被送进私塾破蒙读书。以后，家里人更多地唤他九华了。

这私塾就在街对面，在“道盛源”酱园铺的后院。

塾师是学生家长凑钱聘请的。上学的只有十多个孩子。

入学是神圣的日子。一大早，母亲就给九九换上一件干净的

家机布长衫，戴上青缎瓜皮帽，由祖母一手牵着他，一手提着一只方木凳，让他提着竹凳，穿过街道，绕过摆满酱缸的院坝，来到一间旧房改作的教室里。

祖母叫他磕头拜了老师。老师又叫他拜了红纸写的孔子牌位，然后用自带的木凳当作课桌，竹凳当作坐椅，开始了读书。

教材是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以至“四书”、“五经”。教学方法是教读和背诵。

老师自称是姓樊的，名叫樊秀峰，是一个六十多岁消瘦的老头儿，穿一身肮脏的长袍。他抽大烟上了瘾，又患肺气肿，念书时上气不接下气，学生们只有糊里糊涂地跟着腔调读。

学生们忍受不了枯燥，就故意拖着声调找乐趣。

有的学生在集体诵读时，还随意编造打趣。读“人之初”，“性本善”，改作“人之初，狗咬猪”、“性本善，狗吃饭”，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读作“赵钱孙李，狗吃生米”、“周吴郑王，狗吃红糖”。

樊老师却充耳不闻。

实在不像话了，他将书往讲桌上一扔，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调皮的学生得意地讪笑。九华却害怕了，赶紧埋下了头。

进教室枯燥乏味，一放学，孩子们就像一群鸭了。

他们从酱园坝子经过，就以酱缸为掩护，追逐嬉戏。

淘气的学生偷偷地踮起脚，向酱园缸里叭叭地吐唾沫。有时还比赛谁吐得最多。店主人赶来，大家就像惊起的鸟飞跑了。

九华害怕店主人恶狠狠的眼睛，不仅一次也不敢吐，还怕店主人误会。往往在同学们走出了院坝，他才从酱缸边经过。

偏偏在这时，他遭到了冤枉。

这天，他见几个同学往酱缸里丢纸屑，赌谁丢的纸屑浮得最久。

他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家里的酱油、豆瓣不就是从